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很險悖好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爲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

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
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
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
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
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
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
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
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
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
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
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
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
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食之紹時年十六紹
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
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
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
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
慟不已長子佗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封淮南
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

年蕘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閹之廢祭輿駕
贈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万早卒子僖王顯
龍驤祖爵蕘子世遵龍驤孝明時為荊州刺史在邊境前代以
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荊州為朝
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輒遣部曲
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吳人感荷後頻行貨賄
散費邊儲是以聲名有損蕘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
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
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
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
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十錢主簿
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
州内人士法僧皆召為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
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叉以驕恣恐禍及已
將謀為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
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
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
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
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
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度梁武帝

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
太尉仍立爲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徵
爲太尉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仲景隆初封丹楊公位
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爲廣
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爲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
亂遣誘召之許奉爲主景仲將應之爲西江督護陳霸先
所攻乃縊而死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
歎焉及長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
服其勇薨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于
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景遷
統万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謚曰成王長子平原襲爵忠
果有智略爲齊州刺史善於懷撫孝文時祅賊司馬小君
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
京師斬之又有祅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
登齊人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人命北州
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遷征南大
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
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爲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
得遣出因忿遂自落髮爲沙門既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

讓其次弟鑒襲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字紹達沈重少言寛和好士為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鑒上書遵孝文之旨採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長太和十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多飢餓鑒表加賑恤人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

旣年少長史盧陽烏寛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梁郡太守程靈虬虐政殘人盜寇並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甍謚悼王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打和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兄弟一時俱戮資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寃以和元乂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寛一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王當沒於此矣甍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儈天賜四年封甍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兒

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元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薨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皃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還左光祿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緦衰臨霄喪哭哀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無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為後襲封江陽王宣武時為青州刺史為家僮取人女為婦妾又以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叉先納太后妹復繼本封後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文時已歷內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轉台司頻表遜位

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
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
傅侍中如故時乂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
者為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侍禮與丞相
高陽王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
督節度西道諸軍事及出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
尉公及班師繼啓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惏牧
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别請
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憑乂威勢法官不敢
糺擿天下患之又黜繼廢於家初尒朱榮之為直寢數以

名馬奉乂乂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為太師
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録尚書事
大丞相如故謚曰武烈乂字伯儁小字夜叉靈太后臨朝
以乂妹夫除通直郎乂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
中乂女夭靈太后詔贈鄉主乂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既在
門下兼總禁兵深為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
賢輔政每欲斥黜之乂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
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免猶以
兵衛守於宮西别館久之乂恐懌終為己害乃與侍中劉
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

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
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叉於含章殿
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
卿議以大逆論咸畏叉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
叉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詔
叉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呼爲姨父
自後百寮重跡後帝從御徽音殿叉亦入居殿右曲盡佞
媚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劒以自先後叉於千秋門
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
發初叉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慢

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貨充牣
其中叉曾臥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
直衛雖知莫敢言者姑姊婦女朋婬無別政事怠墮綱紀
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叉知自不法恐被
廢黜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遂爲
誓盟欲令爲亂朝廷必以已爲大將軍往伐因以共爲表
裏如此可得自立根等於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
業買馬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叉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
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
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羣

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之乃對叉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叉乃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叉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叉而甚畏憚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遂幸雍第定圖叉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叉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叉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叉爲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叉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不慮黜廢叉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昶伏景謀廢叉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云元叉欲害之嬪訴於帝云叉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叉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梁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暴叉過惡言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剎夜叉羅剎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叉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

叉及其弟爪謀反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户反定州叉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叉兄弟爲内應起有日矣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叉及弟爪竝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叉子舒祕書郎叉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晉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醖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言爲熲游說深責

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叉弟羅字仲綱雖
父兄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叉當朝專政羅望
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
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爲宗正卿叉死後羅通叉妻時人穢
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
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匱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
景自立以羅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
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
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
改封羅爲固道郡公[illegible]爽字景鍇少而機警位給事黃
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懿爽弟蠻仕齊歷位兼度
支尚書行潁州事坐不爲繼母服爲左丞所彈後除開府
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之女也爲
苦請自帝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爪字景邕
位給事中與兄叉同時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
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
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
叉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
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

望之甚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叉弟羅字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叉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為其賓客從游青土罷州入為宗正卿叉死後羅通叉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為固道郡公羅弟爽字景諝少而機警位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懿爽弟纖[illegible]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頓州事坐不為繼母服為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纖之女也為苦請自帝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纖弟爪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叉同時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為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叉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

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
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
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丕略陽禁令齊肅所過
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
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
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
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
丕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太
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䟽以爲和龍
新定宜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
滅帝納之乃止後丕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
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
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
平王丕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
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
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
人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
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乃拜範爲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鎭都大將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之於是遂寬傜與人休息後劉絜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鎭都大將雍州刺史爲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皃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上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秃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疾薨謚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爲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

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
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
王建閭左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猫兒眞虎頭龍頭竝闕
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眞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
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
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
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万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
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

曲降其一万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
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
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太
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
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鎮都大將
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眞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
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
配北鎮久之提子貟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

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
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
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
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
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
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
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
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
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
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貞方

彧姿制閑裕吐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
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彧本
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
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
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
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為倫敘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
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
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
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為東道
行臺會尒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

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還稱彧風神閑儁
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
聲歔欷涕淚交下梁武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
魏爲僞唯彧表啓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彧雅性不以爲
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
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留彧曰死猶願北
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彧性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
憔悴容貌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
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
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爲伯考彧表諫以爲漢祖創業
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
光武疏爲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
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
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
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
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
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武宣有伯考之稱以今類
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
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
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

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
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
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
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
差文穆皇帝天眷人宅曆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
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君以昔況今不　移寢則魏太祖
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
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徧天下非關
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
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
禮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序道
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
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
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大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
室也若尊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
請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
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帝彧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
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
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
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自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

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尒朱榮死除或司徒
公及尒朱兆率衆奄至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
屈為羣胡所毆薨孝武帝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録尚
書事謚曰文穆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
覽羣書不為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
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為識者所譏無子弟孝
友少有時譽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溫和好行
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
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
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

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今制百家為黨
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
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
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
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於四閭閭二比計族
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万餘族一
歲出貲絹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万六千
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
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
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

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
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
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
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
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
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
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
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
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
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

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
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
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
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
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
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
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
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皁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
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鄰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
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

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
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
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
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
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歸淮縣公拜光祿大夫
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弟孚字秀
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
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
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
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
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為北道行臺詣
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
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万五
千斛牛羊三万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
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餬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
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
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
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
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
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

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許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万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郴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筭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踈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尋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

奈未必樂去配州内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
廷不許孚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
瓌衆號三十万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
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
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
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
勸課農桑境内稱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
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
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
致死効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
子禮爲録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
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己
引過爭相爲死又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
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平
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
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孚万年鄉男永安末樂
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
閭太樂令公孫崇脩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
儒士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别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
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

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栒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竝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簴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録，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又太傅、録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懼悅。奉皇后來歸。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録尚書事，謚曰文簡。

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踈佷頗以基地驕物
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眞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子
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侯弟
嘉少沉敏喜慍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
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
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
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
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
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兹役雖有暫勞姧盗
永止詔從之拜衞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
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
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
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
出入容衞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
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
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宣
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
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

之劫盜止息後為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為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鎮將使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增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万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

申閙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万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

此構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
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
琛等爲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
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
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
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
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叉執權移天徙
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
銜臣次骨臣以疏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
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

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
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
不蒙遂前留元標據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
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
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
未重乃得立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
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
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
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鎭若計此而論功亦
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

來何直退動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叔
和曽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隷臣爲統應時變色
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偏偏謀相誹謗言臣惡
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曽理臣屈乃覘之
君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
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
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敞比送
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
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
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

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
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
朝遂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一壯慕
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
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
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
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
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
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
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

急徵普即潘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爲
州使得申其利用徵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勝家公

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
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
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
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
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

肩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
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譟追躡深與左右行至
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仍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
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
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
刺史所在聚歛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神
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
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
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
道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父

乃停息論者兩非之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貞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承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群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絶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成葬以王禮謚曰隱

論曰梟鏡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氣平陽以降並多夭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胥繼荷遇太和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爲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效竟以憂迫而逝驗克終之爲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爲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爲美深之 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列傳第四　北史十六

方洽周益校正

列傳第五　北史十七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仁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宮人有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爲内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
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
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杖廟筭
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
母憂詔遣侍臣以金華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
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
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
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
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年薨於青
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

爵除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
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
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
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
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
宋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
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
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尸具子暢字叔
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沒於

陣子敏嗜酒多費貴家爲之負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絶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介朱榮以融爲直閤將軍及介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搢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寛慈敦穆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群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

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賛襲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子推性沉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卽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疋既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昴字伯暉襲爵薨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昴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

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
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
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
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
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尒朱
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
叔表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姦事
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
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
叔表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妻子

漏之乃謀殺表紇紇先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奴曰若表
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與我不死若不理首恐猶
埋我好地爾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咎仲
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遂之仲景猶
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咎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
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
爵也列表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
亂後就州賜死仲景弟退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兗州刺史
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退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
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為反覆退盡誅

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子沖襲無子國絕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祆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

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煑棗城伯驎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遙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有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

重盤一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虑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

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遥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遥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大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

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
惠公子鸞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
國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
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
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爲
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
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
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
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加暉業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
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

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
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
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
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孤兔鸞縱
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
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錄
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
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
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
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

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沈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
位諫議大夫莊帝將[illegible]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
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卒謚曰文侯欎彰弟偃位大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
伯父欎彰以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爲嫡孫特
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
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
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
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
所糾會赦免薨謚靜王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

暉業訴奪王爵復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
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
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
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
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
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
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
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
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
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

私赦
恨少
嗣乃有此子

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爲内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敕勒襲殺雲天賜謹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爲北道揔督魏王

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解字脩義乃移東城爲政寛和遷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

京師白劫
盗统到今

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喻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黄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謚曰平

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周爲小冢宰江陵摠管
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爲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內史舍人
煬帝即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
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
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
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
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宇文化及立秦王
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
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不悅文都知之
陰有誅世充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固執而止盧

楚說文都誅之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　馳還含
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
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盛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
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
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充令左右亂斬之諸
子並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
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
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爲兄則所過乃止後周文爲兄子
晉公護娶其妹爲妻情好甚密及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
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爲丞相拜

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及房陵立爲皇太子立其
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
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
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
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
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
孤爲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從
家素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
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
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劫其人疑同
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
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簿責褒何故利金而捨盜
褒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
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
一也百姓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罪二也無顧
形迹至今爲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
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
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煬帝即位拜齊郡太
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
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

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于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僻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illegible]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悉謂之妻上不[illegible]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illegible]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illegible]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illegible]

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王[illegible]
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illegible]時
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illegible]棺置
於聽事意欲轝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
後因與太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
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群偽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高
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
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
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
分體準之為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輙
自立意以黍十二為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
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
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
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
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
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
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
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
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
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為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

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三家云並
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以是於臣
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若所
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臣與肇
厲言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噂競無復彝序臣更
表列據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
立鍾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
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
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
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從次又言芳昔

與崇競恂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賦
欲自取後復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
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
人外嘗言肆意彰於朝野然臣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
權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
辨諸惑何故嘿然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出此語計芳
才學與臣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
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臣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
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
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言芳莽傳

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
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
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
共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
在於臣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
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
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
律調正分寸而已撿臣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臣未
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知
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

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
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從日移天
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臣既誣毀宰相訕謗
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臣並禁尚書推窮其原
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臣誣肇處臣死刑宣武恕死
降爲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臣臨發帝引
見於東堂勞勉之臣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
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帝曰劉
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
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

赴都也明帝初入為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
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
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
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曆往代良
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
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
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久歲
宜樹繼城永茲盤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
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
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為晉中書監荀勖所造之尺
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
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叡明下燭不刊之式事
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
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
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
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
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
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為
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
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薨子祖育襲武定初

墜馬薨子勒又襲齊受禪爵例降

列傳第五　北史